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鐵樹記

第八回 許旌陽棄職歸回 真君為男女完娶

卻說晉朝承平既久，外有五胡強橫，混亂晉朝。五胡是甚麼人？匈奴劉淵居晉陽，羯戎石勒居上黨，羌人姚弋仲居扶風，氏人符洪居臨渭，鮮卑慕容廆居昌黎。先是漢魏以來，收伏夷狄諸朝，多居塞內。太子洗馬江統勸武帝徙於邊地，免後日夷狄亂華之禍，武帝不聽。至是果侵亂晉朝了。太子惠帝愚蠢，賈後橫恣，殺戮大臣。索靖知天下將亂，指洛陽宮銅駝而言曰：「會見汝在荊棘中耳。」真君乃謂其弟子曰：「吾聞君子，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」遂解官束歸。百姓聞知，扳轅臥轍而留，號泣之聲震動天地。真君亦泣下，謂其民曰：「吾非肯捨汝而去，奈今外有夷狄亂華，內有賈後弄權。天下不久大亂，吾是以辭官束歸尋隱避之地，以為保身之計。爾等子民各務生業，聖諭有曰：「孝順父母，尊敬長上。和睦鄉里，教訓子孫。各安生理，毋作非為。此數句言語，各要遵守。」百姓皆曰：「謹奉善教。」真君辭百姓起行，百姓不忍，遂脫下真君一靴為記，立以生祠祀之。家家戶戶傳寫畫像，敬事如神明一般。百姓遠送皆齎糧食，送至數百里之外回者，有送至千里之外回者，內有送真君至家，不肯回者。此不在話且說真君至其家，拜見父母妻子，合家相慶，喜不自勝。即於宅東空地，結茅為屋。狀如營壘，令蜀民居之。蜀民多改其氏族，從真君之姓，故號許氏營。

卻說真君之妻周夫人，對真君謂曰：「自大人離家數年，今有女仙姑，年已長大，當擇佳配。」真君曰：「吾亦久思在心，眾弟子中，有一人姓黃名仁覽，字紫庭，建城人也，乃御史中丞黃輔之子。吾觀其人忠信純篤，有受道之器，吾欲以女妻之，不知汝意若何？」周夫人曰：「如此卻好。一任大人張主。」真君遂令弟子周廣作媒。

周廣見仁覽具說其事，仁覽遂同周廣來，稟真君曰：「覽以匪材，今投尊師門下，幸蒙收錄，又蒙牽絲之命，其實不稱，請辭。」真君曰：「昔孔子以女配公冶長者，蓋以公冶長為人有賢德，可妻之道，子無辭焉。」仁覽曰：「既如此，覽有父母在堂，不告而娶，恐人議議。」真君曰：「告而後娶，乃理之常，汝可即歸，稟明尊父母得知。」

仁覽即與周廣拜辭真君，歸家稟於父母，黃輔喜不自勝，擇吉日，備禮來真君宅中，成就親事。周廣同仁覽呈上禮儀，真君見其豐盛，乃曰：「婚姻論財，夷虜之道。」悉退還不受，遂以仙姑與仁覽成婚。時佳客紛紛，有詩稱賀口。

詩曰：

君家好事近今宵，畫錦堂中喜氣饒。
虞美人穿紅衲襖，賀新郎著皂羅袍。
真珠簾捲光光乍，紅繡鞋移步步嬌。
滿座集賢賓宴罷，醉扶歸去月兒高。

卻說仁覽與仙姑成親之後，乃稟於真君，欲歸省親，真君許諾。於是令其女仙姑於歸，克盡婦道。仁覽同其妻歸，見父母已畢，住信宿，乃吩咐其妻在家事奉公姑，和順妯娌，復拜辭父母，敬來相從真君求仙學道。

卻說吳君猛聞知真君解綬歸家，敬自西安而來，相訪真君。真君整衣冠出迎，坐定，相敘間闊之情。真君曰：「吳老先生，別來有年矣。且喜童顏鶴髮，比如往者，愈見精神。」吳君曰：「可愧可愧！小老上不能造仙道之成，下不能立人道之極，今乃孤苦之甚，徒老何益？」真君曰：「吳老既孤苦，吾當築一室於宅之西數十步，奉君居之。庶使朝夕便於奉問，以講至道。」吳君謝曰：「多感相愛。」言未罷，忽見大風暴作。吳君即書一符，擲於屋上。須臾間，見有一青鳥銜去，其強風頓息。真君問曰：「此風主何吉凶？」吳君曰：「南湖有一舟船經過，忽遇此風，舟中有一道人呼天求救，吾故以此以止之。」

不數日，有一人深衣大帶，頭戴一幅巾，腳穿芒履鞋，進門與二君長揖而拜。真君忙問曰：「仙客從何而來？」其人曰：「區區姓彭，名抗，字武陽，蘭陵人也。自少舉孝廉，官至晉朝尚書左丞。因見天下將亂，托疾辭職。聞許先生施行德惠，參悟仙機，特來拜投為師。昨過南湖，偶遇狂風大作，舟幾覆，吾乃呼天號救。俄有一青鳥飛來，強風頓息。今日得拜仙顏，實乃萬幸。」真君笑曰：「彭太師遇凶而免，此乃吳老救汝之功也。」彭抗問其故，真君即以書符之事告之。彭抗拜謝不勝。真君曰：「論爵祿，君居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。既來叩道，則當盡衷而剖，豈敢居君在弟子之列？」

彭抗遂挈家居豫章城中。既而見真君一子，未獲佳配，於是將其女小名勝娘以為配。真君從之。自後念在懿親，待彭抗悉以賓客之禮，盡以神仙秘術付之。東明子有詩云：

二品高官職匪輕，一朝拋卻拜仙庭。